傲雪求真 见史明道

——忆中央党校教授陈雪薇

编者按：2015年5月13日，著名党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陈雪薇因病逝世，享年80岁。陈雪薇教授生前，多次接受本文作者专访，并在媒体发表了《陈雪薇：红墙内外讲党史》一文，另有部分内容没有发表。现本报将未刊稿发表，以示纪念。

□本报记者 程冠军

埋下党史研究的种子

一九三五年的农历十二月初五，陈雪薇生于广州市。陈雪薇出生的这天，粤北地区喜降瑞雪，父亲便给她起名雪薇，取微微雪片降临之意，考虑到女孩的缘故就用了“薇”字。陈雪薇祖籍广东五华县，祖父是铺路工人，父亲16岁便出来打工，后辗转日本做过苦工。外祖父在一家药店做店员，母亲是纺织女工，在家中排行第九。陈雪薇不到3岁广州就沦陷了，一家人只好逃难到香港。

陈雪薇童年的香港印象，最为恐怖的事情，就是几乎每天黄昏都会看到长长的、黑乎乎的拉尸车从大街上开过来，将街衢里的无名尸拉出去作掩埋处理。香港的饥饿和恐惧生活，在陈雪薇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刻骨铭心的烙印。这段经历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为她日后从事和忠诚于中共党史研究和教学事业埋下了一颗种子。

1944年，陈雪薇跟随父母从香港回到广州。1954年9月，广州师范毕业后刚到小学任教的陈雪薇被保送华南师大历史系学习。1956年5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9年7月陈雪薇毕业留校，成为华南师大的一名历史老师。从此一直到1978年5月，她在这座高等学府度过了20年的岁月。

留校任教后，陈雪薇先教了一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然后到历史系讲授世界现代史。从此，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教书、写教材，从近代史开始讲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对工作的热爱，陈雪薇在教学中刻苦钻研，勤于思考，因此讲课很受欢迎。第三年，学校就安排她讲世界通史。自1962年后的七年间，她从希腊、罗马一直讲到当代。七年的近现代史课程，加上历史唯物主义课的基础，使她知识面大大拓展，这时的陈雪薇已经成长为一名出色的世界史讲师。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课。1969年12月陈雪薇去干校劳动，1970年10月回校。1971年广东省高教局号召每个党史老师要爬“三座山”即韶山、井冈山、宝塔山。1973年的春夏之交，陈雪薇满怀着一腔革命热情开始了“三山”之旅。她认为，虽然“三山”之旅带有“文革”形式主义的色彩，但真正走下来，她感觉到自己等于参加了一场民主革命，这次实践让她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革命的来之不易，为自己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和教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走进中央党校大熔炉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3月中央党校复校，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1978年，中央党校从全国各高校选拔一批教师充实党校的师资队伍，陈雪薇和已在广东省委工作的丈夫陈登才双双调入中央党校。

在中央党校，陈雪薇被分配到党史教研室，主要负责建国后前十年的党史研究和教学。新的岗位和新的课程给陈雪薇带来了新的压力和动力。自从走进中央党校的大门，她就思考：我是党培养出来的，到了党校，又是党对我的一次再培养。

在中央党校，她对自己所从事的“资政育人”的事业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30多年来，在中央党校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大熔炉里，她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学，一面教，不但把自己锻炼成一名优秀的党史教授，而且把自己锻炼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30余年的党校教学生涯，陈雪薇总结出自己的三个执教心得：

一要认真钻研理论。没有理论上的指引，历史就起不到资政育人的作用。因此，作为一个党史教授一定要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一个基础工程，没有这个工程武装头脑，党史就是一堆没有用的材料，在讲授时就不能让党政干部借鉴历史经验，认清发展规律。

二要下功夫钻研史料。为了讲好建国后前十年的历史，陈雪薇先后到中央档案馆、中央统战部、文化部、教育部、北大等查阅史料。为了一个半天的课程，她搞调研的时间就能花两年多。比如，为了讲好《高岗、饶漱石分裂党》这个专题，她先后访问了高岗的五大秘书，还有五大“虎将”。另外，她还认识到，搞材料光靠访问还不行，还要查阅档案，对材料进行甄别核对。1980年的一年间，她一周有两三天都在档案馆，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历经一年，她把中央十七年的会议材料几乎全看过了。经过考证，她发现，毛泽东认为高岗、饶漱石是反党联盟，其实他们是两个“单干户”，但很默契，两个人都很有野心。后来中央在1981年若干问题决议中，对于高、饶问题的定性就改变了以往的说法，不再提反党联盟之说。再如，为搞好文化专题，陈雪薇访问了中宣部历届分管文化的副部长和局长、处长，然后查阅档案。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着手，把文化讲成立体的文化。

三要坚持“三结合”的方法。毛泽东对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著作有三个著名的论断：“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陈雪薇认为毛泽东的这三个论断既是学好马列主义的基本方法，也是搞好党史研究和教学的基本方法。历史要去伪存真，由表及里。讲史要讲信史，党史专家不是文学家，讲史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只有材料没有理论，党史就成了提不起来的豆腐渣；只有理论没有材料，党史就远离现实，难以产生共鸣。因此要用“三结合”把党史课变成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这样才能使学员在学习中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温古察今、学以致用。

在中央党校，陈雪薇不但在教学上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就，而且她撰写和主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事件和决策调查》《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重大事件的决策调查》《历史的启示》《毛泽东与新中国经济》《陈雪薇讲稿》《历史视野下的毛泽东功绩与错误》等著作文章，既解决了现行教学的需要，也对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和思考。

为中央政治局授课

2004年9月1日下午，陈雪薇与社教研部的刘海涛教授接到党校通知的一个重要任务——为中央政治局讲课，题目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考察》。

这是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12月1日下午1点45分左右，陈雪薇与刘海涛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的一个会议室，胡锦涛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陆续来到，中央领导们笑容可掬地和两位教授打招呼、握手，并客气地说：“老师来了！”大家坐的是椭圆型的会议桌，胡锦涛与两位教授相对而坐，一起听课的还有十几位部长。

讲课从下午2点开始，陈雪薇讲第一、二部分，刘海涛讲第三部分，每个人讲45分钟。按照学习要求，讲课一个半小时，讨论一个小时，共两个半小时。讲完课后，中央政治局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热烈讨论。现场很活跃，讨论主要是围绕效率与公平、农民和农民工问题等。

胡锦涛主持了这次学习，并在学习讨论结束时发表了十分钟左右的讲话。陈雪薇说，通过为中央政治局讲课，聆听了中央领导集体的讨论和胡锦涛的讲话，看到中央领导集体带头虚心学习，很感动，也很受启发。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是十六大以来坚持并形成的学习制度。她认为，这个制度非常好，这样可以吸收专家智慧，发挥集体智慧，把握天下大势。这样，中央领导集体才会更好地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夕阳映雪照丹心

晚年的陈雪薇对于党的事业始终初心不改，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十八大之后的2012年1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抵达深圳视察，陈雪薇就在媒体发声：“这是习近平上任后首次地方视察，选点广东绝非偶然。”“当年，小平让习仲勋自己杀出一条‘血路’，随后就有了深圳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试验田。”“习近平此行就是要告诉大家：无论多难都要把改革坚持下去。而这正是十八大报告中用‘攻坚克难’这一表述的深意所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2013年10月陈雪薇在中央党校网站上发表了1万多字的长文《坚持群众路线的历史经验教训》，在该文中，陈雪薇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党是否有生命力，关键看是否坚持群众路线。党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保障。

2013年的春节前夕，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副校长黄浩涛的陪同下到家中看望陈雪薇，陈雪薇给刘云山提了两条建议：一是总书记的一些重要的内部讲话有的学员能看到，而教员却看不到，这样不利于教学，希望得到解决；二是为了培养和留住人才，希望提高青年教师的待遇，并建立以老带新的传帮带机制。拳拳之心，溢于言表。陈雪薇的建议得到了刘云山的充分肯定，并被中央党校校委采纳。

人生暮年，回忆自己约半个世纪的执教生涯，陈雪薇深情地说：“我从1954年就开始教小学，然后是大学，再往后是中央党校。对一般人来说教师是一个职业，但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首先是一项事业。如果我下辈子再做人，还做教师，我觉得做教师让我非常愉快，非常充实。”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陈雪薇教授走了，带着她对中共党史事业的执着追求以及对这个伟大时代的思考走了。她的治学和执教精神启迪我们：求索贵在求真，求真才能见史，见史方可明道。

仁者乐山

□宋惠昌

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文学中，以山作为描写对象来抒发自己感情的作品，比比皆是；而在我国的文化中，文人墨客笔下的山，大多数都是作为崇拜对象出现的；就是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中，表达的对山的崇敬之情和对山的赞美之词，也是屡见不鲜的。人们对山为什么倾注了如此深情呢？“仁者乐山”，这句话倒是能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

“仁者乐山”，这是《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一句名言，原文是：“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对孔子的这句名言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到目前为止，宋代朱熹的注释仍然是具有权威性的。朱熹的注释是，“知”读去声，即读为“智”。“乐”，喜好也。他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动而不括故乐，静而有常故寿。”在对此语的注释中，在朱熹的注释之后，还加了程子的一句话：“非体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儒家对“仁”这个范畴的涵义，做过各种各样的诠释，“仁者乐山”是一种特殊的解释，同时这与“仁者静”“仁者寿”之类的解释，也是互相印证的。在儒家学者看来，仁者之所以乐山，是因为“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静而有常故寿”。这就是说，在儒家看来，仁的实质之一，是具有像山一样牢固的信念，并且能够坚守这样的信念而不轻易改变。

有一次，我登上了泰山的岱顶，站在“五岳独尊”碑刻之前，这时候，我脚底下有了一种稳定安全之感，此时，对人们所说的“稳如泰山”这句话，产生了更加深刻的体悟。是啊，人也应该像山一样，顶天立地，任凭风吹雨打，“安于义理”——坚守信念，“厚重不迁”——永不动摇。这就意味着，在这个不断地掀起各种各样风浪的世界上，我们必须做一个沉稳的人。

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很重要的人生启示，这就是，一个人如果选择了正确的价值目标，并且确定了一种相应的高尚事业，那就应该树立起坚如磐石的决心，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站稳这个人生位置，同时以此为立脚点，向着更高的人生目标前进。从人们这个关于山的感悟中，我们应该学到一种特殊的人生哲学，那就是，在漫长曲折的人生路程上，我们应该站得高、立得定、看得远，这样，才能不断地前进。

包括泰山在内的许多名山、高山、大山，当我们立在其脚下之时，会产生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感，而当我们登上了高峰，极目远眺，心旷神怡之时，则会形成一种视野开阔、目光远大的情怀。这个崇敬心情和广阔胸怀的实质是什么呢？这就是山的那种宏伟气势给人的特殊感受。在这里，杜甫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能够给我们以深刻启发。

在人们认识现实的过程中，客观世界一旦成为人的认识对象，人往往就会通过这样的客体的某种性质，来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也就是说，人在自己的感觉世界中，来反映其本质力量。比如说，“崇高”范畴的形成，大体上就有如此的认识特点。

许多人在仰望高山的时候，看到颠峰直插苍穹，就会不由得生起一种颇有神秘色彩的崇敬之情。可见，“崇高”，这个范畴，是由人在对山之雄伟、高大，而犹然产生的崇敬之情，随后以之作为对人自身的一种精神要求。这就是说，人从山之雄伟、高大的客体形象中，感悟出人的精神境界应有之崇高性质。

在儒家的主要理念中，“仁”“智”“勇”是互相联系着的。在谈到“仁者乐山”的时候，这个“仁”的内涵中，实际上是包括着“勇”的要素的。即人们常说的“大仁者，大勇”。何谓“勇”？“仁者爱人，勇者不惧”。如果与山联系起来，这里所说的“勇”，与山的气势之一，即山之“险”是密不可分的。无“险”何谈“不惧”？

按照通常的说法，在我国的名山之中，西岳华山，雄险居五岳之首。自然地，登华山，可谓勇者之举。对此，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登临华山，犹如上天梯。游客到了“千尺幢”下“回心石”处，如无勇气，便回心转意，望峰兴叹，悻悻而归。

在人生的奋斗中，往往也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即我们只能在险中求胜，而取胜的根本要素，是人的勇气。所以，有一个俗语说，自古华山一条路，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就意味着，在激烈的竞争中，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勇气，那么，他就要成为失败者，将会无路可走。换句话说，在懦弱者面前，甚至可能是死路一条。总之，没有了勇气，也就没有了一切。

“无限风光在险峰”。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事业上的高峰、往往也是一个险峰。那些有志者所向往的崇高价值目标，常常就是人生中的高峰、险峰。这样的高峰、险峰，可能是华山，也可能是珠穆朗玛峰，都在等待着你去攀登，而且登上了一座高峰，还有更高更险的高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地攀登的过程。人生的价值，就是在这样不断地攀登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随 笔

学术论文造假、避嫌及其他

□赵 畅

据媒体报道，英国大型学术医疗科学文献出版商现代生物出版集团撤销43篇论文的惊人之举引起业内关注，其中有41篇源于中国，撤回原因是这些论文“伪造”同行评审。同行评审是许多国家学术期刊发表稿件的重要一环，出版方通过让同领域专家评审稿件，从而判断是否录取投送的稿件，以保证学术论文的质量。

不必说，国内一些编辑“为了方便，采用投稿作者推荐的审稿人作为同行专家”，因这些同行专家“很可能是和作者自己关系友好的同行”，因而所谓的“同行专家评审的意见”就已经出了问题，更何况这些被撤销的“43篇论文”其中不少竟是“伪造”了“同行专家的评审意见”，亦即这些“同行审议意见”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包括邮件地址，这便是那样的让人大跌眼镜了。

是啊，愈信任、愈放手，有时往往适得其反——“采用投稿作者推荐的审稿人作为同行专家”并作出评审意见，一些作者难免会钻空子而请“和自己关系友好的同行”作出“同行审议意见”，久而久之，则不惜“虚构同行审议”。于是，这些异口同声、“一致叫好”的“同行审议意见”，还可信吗？一旦通过并发表，不但会损害出版方的形象，更是玷污了学术的名誉以及由此延伸的各方利益。

孟子有句名言，曰：“君子可欺以其方。”意谓君子可以被人用正当的理由欺骗。他举例说，“有人给郑国国相子产送来一条活鱼，子产仁慈，让手下小吏把活鱼拿到院子的池里放生。结果，这小吏竟将这条鱼弄回家给煮着吃了。次日，子产问小吏：‘那鱼放生了吗？’小吏说：‘已经放生到水池里了。’子产一听，很高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意思是说，这条鱼终于回到它该去的地方去了）”子产显然是被小吏“用正当的理由”给欺骗了。因为过分相信，因为缺乏监督，所以便令小吏有机可乘，于是轻易骗过了“仁德”“智慧”的子产。回头再来看看国内的一些出版社，让一些论文作者自己寻找同行专家请他们提出评审意见，是否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呢？这怎能保证有些作者一定不会成为子产手下的“小吏”呢？说穿了，所谓“同行专家的意见“，还不就是作者自己的意见吗？于是乎，这些论文作者以为”既然你如此信任我，让我自己找人，且别人的意见也就是我自己的意见，那又何必费这大劲、绕这般大弯子，干脆自己虚构一个得了”的言行的出笼，也就不足为怪了。

由此观之，要令学术界风清气正，让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做厚道事、厚道人，首先必须涵养其学术道德，这是根本所在。学术研究德丰道正，我们的学术研究才有希望。想起唐史名家黄永年的岳父童书业先生，是古史辩派阵营里的悍将，也是顾颉刚的得力研究助理，其涉猎广泛，著述颇丰，尤在先秦史领域很有成就。1947年，黄永年在复旦历史系读书时，他就开始师从童书业。在先秦史方面，黄永年对《左传》熟悉到可以背诵的程度，连顾颉刚先生对他也颇为欣赏。可后来，黄永年治学取向，却偏偏选择了唐史，这令很多人不解。后来，年近耳顺的他，在同友生们聊及往事时，才道出缘由：不选择先秦史，全是不愿让别人误认为自己是在承受岳父的荫蔽，这才选择了与之毫不相关的唐史。为“避嫌”而重起炉灶选择了唐史研究，这其中不知要比选择先秦史研究付出多少倍的精力，可黄永年觉得值——在他看来，自己虽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但换回的却是同行的信任，保住的则是学术的声誉。学术研究者一旦具备了如此品行，他们又何以去干“作伪造假”的勾当呢？

涵养学术品德，保持从业初心，这固然重要，但引入公正评价机制也是必不可少。国外发表学术论文的做法，通常是由“出版方通过同领域专家评审稿件”，由“出版方”去联系“同领域专家评审稿件”，旨在绕开论文作者，避免论文作者施加个人影响力，从而确保学术论文其评审的公正性、透明度。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科研学术领域，理应成为一方圣土，容不得丝毫的玷污。否则，造假作伪满天飞，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就不会有希望。给科研以敞亮，还学术以圣洁，不仅需要科研学术人员的自强自律、誓死捍卫，也需要全社会的认真监督、精心呵护。

谨防红色教育成变相旅游

□盛 会

2015年5月22日，江西省赣州市，一批科级领导干部的配偶身穿红军服在瑞金红色景点参观学习。当日，来自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50名科级领导干部配偶赴瑞金进行红色传统教育，并在瑞金干部学院开班培训。大家通过参观中纪委廉政教育基地、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旧址、瑞金沙洲坝“红井”等现场教学等形式，充分认识到干部配偶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监督作用，筑牢拒腐防变的家庭防线的重要性。

随着党风廉政建设的全面深入推进，重视家庭建设，筑牢反腐倡廉的“家庭防线”，同样意义重大而深远。为此，近年来一些地方纷纷创新对官员配偶的教育方式，以求通过加强对官员配偶的教育，让家属做到洁身自爱，遵纪守法，避免领导干部“后院起火”，不给腐败以任何可乘之机。江西省赣州市组织领导干部的配偶到红色景点参观学习，其目的恐怕即在于此。

本来，无论是官员个人，还是官员家属，接受红色教育都是正常不过的事。让官员及其家属到红色景点进行教育，有助于进一步强化红色景点的教育功能，突出实践特色，使更多的红色旅游景区景点成为党员干部了解党的历史、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场所，成为广大群众培养爱国情感、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阵地。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中央力刹“四风”的当下，少数地方少数单位把“红色旅游”列入“红色教育”计划，“红色旅游”之风四起，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至有的借红色教育之名，行公款旅游之实，乘机四处游山玩水、到处吃喝玩乐，使红色教育变了色、走了样，红色教育成为变相旅游，不仅失去了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的教育意义，而且还助长了公款旅游吃喝的不良风气，浪费了大量国家资产，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这种歪风必须尽快制止。

红色教育传承的是红色精神，必须坚持就地、就近原则，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教育的方式力求多样化，以最低的成本达到最好的效果，真正实现缅怀先烈、接受教育的目的。一方面，能就地进行的，就尽量就地进行，通过组织党员干部学党章学党史、开展唱红歌颂党恩活动等方式都可以达到红色教育的目的。另一方面，对于确需跨省开展红色旅游的，要提前制定计划，进行严格审批，严防各单位部门一哄而起、一哄而上，相互攀比、盲目跟风。同时，有关部门要严把各单位的财务支出关口，强化监督、封堵漏洞，对于胆敢顶风违纪，借红色教育之名变相公款旅游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只有各单位在组织红色教育的时候，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勿忘“红色”初衷，才能防止红色教育成为变相旅游，确保红色教育不变味、不变色。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88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010）62806227 照排：中央党校报刊社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